

【第九卷】

武汉出版社

夏 甘 弩 全 集

苗子
敬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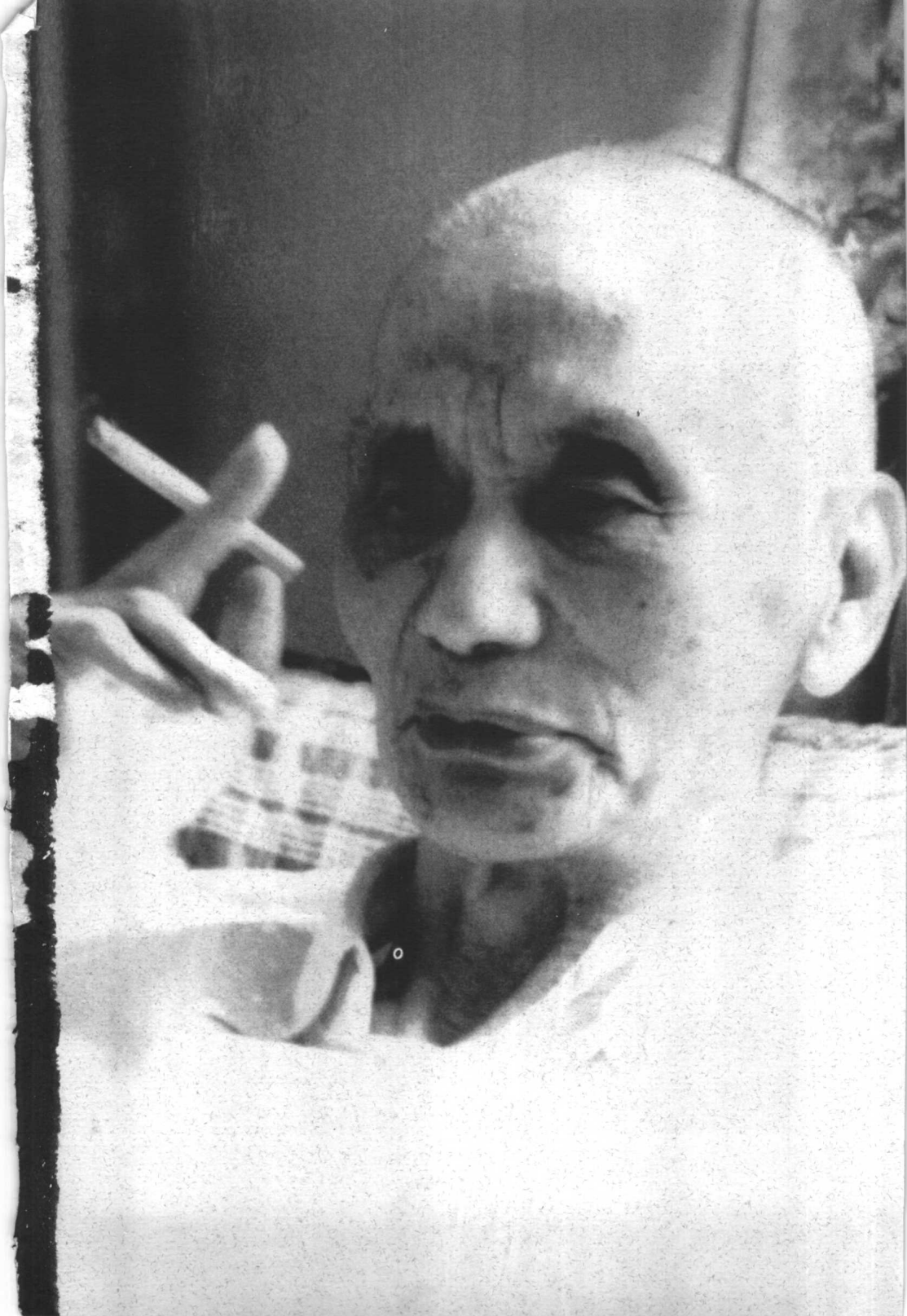


聂绀弩全集

第九卷

序 跋
书 信

武汉出版社



有一兵佩刀长
押赴市曹，内一盗
无二割，求杀我！
盗从至刑所，出刀
转而大赞曰：“

她写到这里，家里孩

言呢？新社会的孩子，

常常到县衙门去看审

佳末民初我

编者弁言

本卷收录序跋 32 篇，收录作者致 44 人的书信 313 封。

序跋按所在图书出版时序编排。编者对少数同文异题等情况作了简注。

书信按收件人姓氏笔画顺序编排，同一收件人按时间顺序编排。作者署名与时间保持原貌。作者未署时间的，以收件人提供的时间为依据。少数不能确定写作时间的，暂付阙如而未作臆断。编者对收件人作了简注。几封书信手稿原系竖行书写，无标点，现横排并作了句读。

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七年痴。
南洋群岛波翻笔，北大荒原雪压诗。
犹是太公垂钓日，早非亚子献章时。
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始知。

——
聂绀弩自寿诗「八十」

MAH79/91

夏丏尊全集

责任编辑 邹德清
书籍装帧 吴涛

第一卷 杂文（上）

第二卷 杂文（中）

第三卷 杂文（下） 文艺散论

第四卷 散文

第五卷 旧体诗词 新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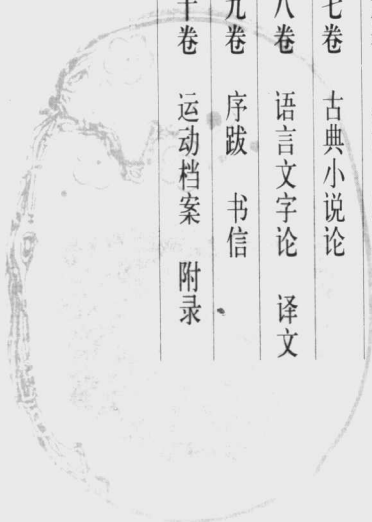
第六卷 小说 剧本

第七卷 古典小说论

第八卷 语言文字论 译文

第九卷 序跋 书信

第十卷 运动档案 附录



目 录

序 跋

给一本厦门话新文字小册子作的序	(3)
《语言·文字·思想》自序	(7)
序《捧血者》	(10)
《历史的奥秘》题记	(17)
《蛇与塔》题记	(20)
《女权论辩》题记	(24)
《早醒记》题记	(28)
《婵娟》题记	(34)
《巨像》序	(38)
《天亮了》初版序	(40)
《血书》序	(43)
《元旦》题记	(44)
《二鸦杂文》序	(45)

《小鬼凤儿》序	(47)
《在岗位上》外序	(48)
《天亮了》再版序	(50)
《绀弩杂文选》序言	(53)
《中国古典小说论集》自序	(56)
《绀弩小说集》序	(67)
《聂绀弩杂文集》序	(68)
序《萧红选集》	
——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71)
《绀弩散文》序	(78)
《散宜生诗》自序	(80)
《散宜生诗》后记	(85)
《吴奚如小说集》序言	(90)
《山呼》自序	(92)
《语文半世纪》序	(95)
《水泊梁山英雄谱》外序	
——怀孟超	(98)
《脚印》序	(102)
杂文: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	
——《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杂文	
卷》序	(115)
《徐冬冬诗画集》跋	(118)
《蛇与塔》(重编本)自序	(119)

书 信

致大戈	(123)
致马子华	(124)
致王存诚	(126)
致王存诚、邵济安	(127)
致王其力	(128)
致牛汉	(129)
致冯伯恒	(130)
致朱正	(135)
致向思庚	(136)
致刘雪苇	(137)
致杨玉清	(139)
致李春华	(142)
致吴丹丹	(143)
致吴良泉	(144)
致吴祖光	(145)
致何满子	(146)
致余鸿翔	(158)
致邹荻帆	(159)
致邹荻帆、邵燕祥	(160)
致陈迹冬	(161)

致邵济安	(164)
致邵敏之	(166)
致林东海	(168)
致罗孚	(169)
致周扬	(175)
致周颖	(177)
致周健强	(178)
致胡风	(180)
致胡乔木	(190)
致赵则诚	(194)
致姚锡佩	(196)
致徐达	(197)
致聂碧莲	(200)
致高旅	(203)
致黄苗子	(357)
致梁国韶	(359)
致彭燕郊	(361)
致程千帆	(368)
致舒芜	(371)
致谢蔚明	(440)
致梅朵、谢蔚明	(442)
致梅朵、谢蔚明、姚芳藻	(444)
致黎丁	(445)
致潘际垞	(451)

给一本厦门话新文字 小册子作的序

我现在被派定给这本小册子写一篇序。这本小册子是关于厦门话方案的，我不懂厦门话，也不懂语音学，能够说什么呢？无法，说几句也许是不着边际的话吧。

有些人，尤其是国语统一运动者，说新文字的各方音区的方案，是破坏或反对国语统一。这是很笑话的。中国的语言本来不统一，是铁一样的事实，不是从新文字产生之后才开始，新文字也没有要加强这种不统一，说是破坏，凭什么理由呢？说这种话的人，先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方块文字[是]统一的，那么，新文字要打倒方块字，当然就是破坏统一了。

他们不知道方块字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的语言。第一，方块字的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只限于汉族，汉族以外的许多中国人的语言，什么时候曾被它统一过呢？第二，在十几年前，用方块字写出来的文章，差不多全是文言文，那种文言文和中国各地的语言的关系非常少，虽然全国（应该说全汉族）一致，但是因为它是语言以外的东西，口头上的语言，仍旧是不统一的。近来，白话文通行，好的白话文，和口头上的语言的确

有相当接近，可是在不懂普通话的人看来，白话文也只是半外国语式的东西，和自己的语言还是很少关系。难道语言以外的或半外国语式的东西的一致，能够算是统一了中国的语言么？第三，方块字只统一了识字的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和它毫无关系。难道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不算中国人么？他们的话不算中国的语言么？方块字已经把他们的语言统一了么？如果没有，那谈得上什么“破坏”呢？至于反对国语统一，是反对以一个地方的话为标准，尤其是以北平腔的官话为标准，削足适履地，生吞活剥地强迫全国大众抛弃自己从小就说着，和自己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父母语，去学习那不知从哪里来的所谓国语，是反对这种侵略式独裁式的办法；并不是反对中国语言逐渐形成一种统一的民族语。我们坚决地相信，要促成民族语言的统一，只有，加紧大众的语言教育，供给记录各地语言的文字，增加大众的语言知识，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使大众首先能够运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头的，乡土的语言文字来表现自己的生活，意识，思想，情感；同时也逐渐养成对于由别种生活环境，别种乡土关系产生出来的语言文字的理解力，也就是对于生活在别种生活环境，乡土关系的人们的生活，意识，思想，情感的理解力。这样，大众才能因为国民经济的改造，因为交通事业的发达，因为自己现实生活的变动，因为和新的环境，新的关系的接触和认识，而在实践上逐步逐步地获得真正的，切实有用的交通工具统一的语言文字。在这种情形之下，各地方言土话由于大众文化水准的提高而得到高度的发展；由于大众的生活的变动而获得和它种方言土话互相接触，摄取，渗透，融合的机会而逐渐趋于统一。这样形成的统

一语，决不是一个地方的方言，也决不是任何方言以外的东西；它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又丰富又充实的真正的民族语。那用“圣君贤相”站在“九重龙朝”看“齐民”的看法，用园丁拿剪草机剪草的手段来统一全国的国语统一运动，忽视了大众的生活情态，也忽视了语言的社会生长性，虽然能够成为某一时期的政治机关的治术，却不是大众需要的东西，不是大众自己的东西，因之，它的统一只是政治家或学者教授们的幻想。

可是我们说每一个方音区都必须有自己的方案，决不是说同一的方音区应该有或可以有几种方案。现在已经有一个方音区产生了两种以上的方案的事实，足见热心新文字运动的的确不少。不过方案的分歧，总很麻烦：妨害方案的统一，养成工作者的宗派观念，浪费教授和学习的人们的时间，给与反对论者以口实。今天以前，因为组织工作落后，各地运动，差不多还是自发状态，各地研究或推行的团体又往往是以某一个方案为中心的結合，和别的同样的团体没有组织关系，甚至没有任何联络；方案的分歧也许是难免的。这，除了加紧组织工作以外，我们希望各地不同的方案的工作者虚心地研究别人的方案，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批评，虚心地和别人作公开的讨论；并且每一个人都应该把统一方案当作自己的最大的任务，都应该有牺牲自己的方案，不妨把自己的方案的特点当作提议提出来讨论的决心。如果这样，无论是由有关系的各方面举行讨论会来解决，或是委托中国新文字研究会来决定，都不会成什么问题的。此外，正在起草或打算起草方案的人应该先打听那个方音有了方案没有。如果有了，千万别又起草一个；对已有的方案不满，尽可提出问题来讨论，把自己的主张灌注到那已有的

《语言·文字·思想》自序

这本集子是一个浅薄的人对于当前的语文运动的老实的意见。这些意见也许对于学术上毫无贡献，也许会叫语言学或什么学的专门家们笑落牙齿，但是我还是以为有搜集起来印成一本书的必要。有些专门家正在把语文问题当做和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毫无关系的所谓“专科学理”的东西，当作仅仅是“工具”或“形式”的问题；而另外的专门家又正在提倡“语录体”，“文中之白”或“白中之文”；这些举动难道不会减轻我们对于一部分的所谓专门家的信任么？在我们所热烈地期待着专门家出现以前，这本集子似乎应当有存在的余地。

我坚决地相信：对于近代的语文运动的见解，非专门家的鲁迅、胡适、陈仲甫、吴稚晖、钱玄同这些人，比起是专门家的章炳麟、黄侃、林语堂、刘复来，影响不知该大多少倍，而且实际运动的结果，也证明真理属于鲁迅他们那一方面。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鲁迅他们常常是把语文问题当作一个社会问题看，把形式和内容联带在一起来看，而没有认为只是语言文字上的“专科学理”。这本集子里头的文章，都曾努力企图和他们的见解接近，不过达到点恐怕有限得很。

关于语文问题，我还有好多话想说，例如语文运动和民族

解放运动的关系，虽说曾在《从白话文到新文字》那本小册子上粗略地提起了一下，但是很不够；想多搜集些材料，加以较深的研究和更明白的解说。又如新文字和文学，到现在还没有热烈地携手。无论从新文字运动方面看，或从文学运动方面看，都是不好的！任何阶段的语文运动不能脱离了文学；任何阶段的文学运动也不能脱离语文问题。如果没有《呐喊》、《彷徨》之类的文学作品，恐怕所谓白话文到现在连作为平民教育的工具还够不上；如果没有白话文，《呐喊》、《彷徨》之类恐怕就不会有，纵有也不会有现在所有的这么好这么多，那么，所谓新文学谁能断定它究竟比那些鸳鸯蝴蝶派的作品高明多少呢？新文字运动和现阶段的文学，必须像白话文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一样地胶结成一体，是很显明的。固然，我们也主张用新文字写任何性质的文章，可是尤其应该发动用新文字写文学作品的运动。因为文学作品的效力，往往比任何性质的文章的效力都大；用相差无几的用语写的文章，《水浒》、《红楼梦》的读者比道家们的“语录”的读者多到不知多少倍，就是明证。……诸如此类的话，很想痛快地发挥一下，可惜纵然马上动笔，而这本集子约定的出版日期已近，也不能赶印在一块儿了。

我很惭愧这本集子的贫乏，幸亏有“我的朋友”高荒先生的三篇文章——1.《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2.《白话文和大众语的界限》，3.《怎样前进一步？》——夹在里头，才给与了不少的补救。这三篇文章，是讨论大众语的时候的最好的收获；对于现在的新文字运动，那见解也还是完全适用。为了表示我对那见解的赞同和钦佩，特为和作者“情商”了，刊在这

里。——本来还采择了几篇别的朋友的文章，打算和这三篇汇集一起，作为这集子的附录的；一时和朋友们碰头不着，无从征求他们的同意，附录计划只好打消，这三篇文章就变成插在我的文章的当中了。

一九三六年，九一八前一日